

《天龙八部》中,深受重伤的木婉清和段誉被瑞婆婆一干人追杀,逃到了无量山的一处山崖中。在这生死毫厘间,金庸写出了美到令人心碎的少年情怀。

木婉清冷笑道:“你也有父母妻儿,是不是?”

段誉道:“我父母是有的,妻儿却还没有。”

面对段誉的回答,“木婉清眼光中闪过一阵奇怪的神色”。即使是金庸不点明,我们也知道,这“奇怪的神色”其实是喜悦的,欢愉的。木婉清的心早就归属段誉,但这种状况,还是暧昧的。从木婉清的角度来说,虽然是极其喜欢段誉,但要认定他心底里到底还有着丝毫的愧疚。原因是木婉清称段誉还是“你”——态度上还很谨慎,严格区分你和我——接下来的一幕,才是最美的:

木婉清道:“我问你一句话,你若有一半虚言,我袖中箭矢时取你性命。”说着右臂微抬,对准了他。段誉道:“你杀了这许多人,原来是短箭从袖中射出来的。”木婉清道:“呆子,你怕我不怕?”段誉道:“你又不会杀我,我怕什么?”木婉清狠狠地道:“你若惹恼了我,姑娘未必不杀你。我问你,你见过我的脸没有?”

我们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之政治、社会、文化、科技都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我们仍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不是针对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举措,必然处于被动局面,甚至决策出错。近期,我就遇到了件十分有趣的事。

10月15日,我在淄博市会议中心作报告,讲到近12点,准备坐动车去青岛。车票是14:06,从上海虹桥开往青岛,在淄博市车站停留2分钟。主办方十分客气,13:45把我送到了车站贵宾室休息,贵宾室内只有我一个人。我问贵宾室的服务员,“我何时出去等车?”

服务员说,“列车晚了5分钟,你14:10出贵宾室就可以了。你是一等座,从贵宾室出去就是一等座车厢,以往16节车厢的列车都是这样的。”谁知,这班列车由16节改为8节,14:10,我看到一列列车开过,我面前没有停任何车厢,赶紧问服务员列车到了没有。她们告诉我,火车已经开走了。我说,“你们不是叫我站在这里等的吗?”她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怎么改为8节车厢了。对不起不起!”只能换了别的列车。由此,我得出了两个很重要启示:一是离开大众容易犯错,如果我在候车大厅,与大众一起,随时可以听到播报列车到达、上车时间,就不会犯错。我一个人在贵宾室,离开大众,又听不到广播,就出错了。二是习惯思维容易犯错。在贵宾室休息时,服务员专门拿了一张列车车厢停靠站台的图给我看,以往16节车厢位是正确的,这次改为8节车厢就犯错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要使我们思维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同时,何时何地都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离开人民大众,就会犯错。

作为艺术节期间黄浦江以东的唯一剧场演出平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每年都会精心筹划,向广大市民奉献丰富多彩的国内外一流艺术经典。今年,英国BBC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小提琴家帕尔曼、杨丽萍编导《十面埋伏》、艾夫曼芭蕾舞团、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德国托尔策童声合唱团、国家话剧院等近20场参演节目集中亮相。

“听交响、到东方”是东艺的核心品牌,“世界十大交响之一”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11月9日将第四次登台东艺,并在本届艺术节中奏响贝多芬和莫扎特交响篇章的最强音。同时引进了从未到访过上海的英国BBC爱乐乐团。BBC爱乐原打算携布里顿、埃尔加等多位英国作曲家作品和俄罗斯、芬兰曲目献演两场音乐会,东艺则认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是体现艺术节国际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并联合上海音乐学院向乐团极力推荐四位中国作曲家杨立青、何训田、叶国辉和尹明五

的交响作品。最终以乐团增加乐队编制、作曲家为最佳演出效果修改乐谱、乐谱德国版权商越洋为乐团传谱、落实解决演出中国作品所需稀有乐器等诸多努力,促成了一场“中外并举”的中西音乐对话。

每一台重要演出的背后,往往充满了曲折的谈判、寻求解决困难的智慧和坚持不懈努力的过程。作为俄罗斯空运到沪。高额成本已经让人“生畏”,东艺歌剧院每场不足900张可售演出票,每个座位分摊的成本高达1444元,可谓是难上加难。但我们本着为艺术节奉献一台精彩的闭幕演出,还是毫不犹豫地签下合约,并在演出前半年争取到了赞助,从而明显地降低了票价。如今,三场演出票也已售罄。

在确定马林斯基《舞姬》的同时,俄罗斯另一支闻名世界的艾夫曼芭蕾舞团也表达了登台东艺献演三场《安娜·卡列尼娜》的意愿,演出时间和《舞姬》紧挨在一起。同时运作,压力倍增。但两大顶级舞团在艺术节的舞台上同时呈现,观众仅用两个晚上即可尽享俄罗斯芭蕾前生今生的辉煌和魅力,实在难得。我们期待,今年的艺术节将在世界最高水平的两支舞团争奇斗艳的高潮中画上圆满句号。

临演出主演出了状况,救场如救火。

艺术节前世今生

林宏鸣

台前幕后一样精彩

剥玉米 (油画) 俞云阶

富力强,风度翩翩,一头自然下垂翻卷的长发,激情洋溢、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掌控着乐队与合唱队一步步到达凯旋与天堂的辉煌之境,也将听众的情绪导向高潮。

那时的陈燮阳已是名闻遐迩的指挥家,除了领导上海交响乐团,还兼任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据说李德伦先生差一点就把他从上海“抢”走了。而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我,少不更事,对他只有远远崇拜的份儿。真正与他有近距离的了解,是在加入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参与编辑面向乐迷的《爱乐报》之后。

1990年春节前,我去北京出差。我异想天开,想趁赴京的机会去采访一下指挥界的几位大师,于是自说自话跑到上交的团长

剥玉米 (油画) 俞云阶

当木婉清脱口而出“呆子”时,我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因为,段誉在木婉清的心中已升级为亲密的“呆子”,而非是冷静客观的“你”。这样的口吻,算是彻底表明了木婉清的心意。她心中最后一丝的夷犹也已烟消云散。虽然木婉清出场时,是冷峻到

经是情感递进的见证。暗恋时,一般以“他/她”称之。当然不是人人皆可称“他/她”,这是暗恋的专属。“他/她”发展到“呆子”“傻瓜”“猪”一类带有宠溺口吻的昵称,又是经过怎样一番风花雪月和海誓山盟呢?或许,真相远比我们想象得简单。《笑林广记》中有一则笑话,新嫁的媳妇刚到夫家,见米缸白米如银,说:“你们家好多米啊。”一宿过后,情况大不相同,便成了:“不知道我们家的米能不能吃到月底?”

“你”和“呆子”的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也泾渭分明。说“你”,即使是感情再好,也不过是别人家的。说“呆子”,即使再生气,也是恨铁不成钢,是嗔怪。旁人观来,也是别有一番风趣。

听过无数次陈燮阳先生的交响音乐会,但11月1日陈燮阳从艺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对我、对申城乐迷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这代乐迷,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步入古典音乐殿堂的,经历了十年浩劫、精神世界极度匮乏的我们,对知识和艺术有一种好奇、仰视和如饥似渴的期盼。1984年底,陈燮阳接替德高望重的黄贻钧先生,出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不久,他就祭出了纪念贝多芬诞辰215周年、公演乐圣九部交响曲的大手笔,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异常轰动。音乐厅前排起了购票的长龙,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记得陈燮阳指挥最后一套贝多芬《合唱交响曲》的音乐会,彼时的他年

力不足,风度翩翩,一头自然下垂翻卷的长发,激情洋溢、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掌控着乐队与合唱队一步步到达凯旋与天堂的辉煌之境,也将听众的情绪导向高潮。

那时的陈燮阳已是名闻遐迩的指挥家,除了领导上海交响乐团,还兼任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据说李德伦先生差一点就把他从上海“抢”走了。而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我,少不更事,对他只有远远崇拜的份儿。真正与他有近距离的了解,是在加入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参与编辑面向乐迷的《爱乐报》之后。

1990年春节前,我去北京出差。我异想天开,想趁赴京的机会去采访一下指挥界的几位大师,于是自说自话跑到上交的团长

富力强,风度翩翩,一头自然下垂翻卷的长发,激情洋溢、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掌控着乐队与合唱队一步步到达凯旋与天堂的辉煌之境,也将听众的情绪导向高潮。

那时的陈燮阳已是名闻遐迩的指挥家,除了领导上海交响乐团,还兼任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据说李德伦先生差一点就把他从上海“抢”走了。而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我,少不更事,对他只有远远崇拜的份儿。真正与他有近距离的了解,是在加入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参与编辑面向乐迷的《爱乐报》之后。

1990年春节前,我去北京出差。我异想天开,想趁赴京的机会去采访一下指挥界的几位大师,于是自说自话跑到上交的团长

子罕篇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此章是全书难读的章节之一。所谓难读,一是语言过于简练,一些句子的确指难以断定,古今学者均有不同理解;二是颜渊话语中的意蕴难以把握。以下愚见是个人学习所得,供读者朋友参考。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颜渊对孔子之道或说孔子学问、思想的总体感受和认识。弥高,弥坚,主观的体会成为外在的评价,意指孔子的学问、思想越学越深,不可穷尽,难以企及。仰,仰视,抬头看。钻,钻研,深究。弥,副词,益,更加,表示程度加深。坚,刚,不可穿透。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仍是颜渊的个人感受。不过,感受的是自己的位置飘浮不定,实际指自己的学习进度无法一言以概之。检查自己的学习进程,往好了说已经跟老师接近了,可是又常常忽然觉得落下很远。这种微妙心理,佐证了前言

之高、坚,亦说明深入学习之艰难。很多学者说“在前”是孔子在前,恐不妥。瞻,往前察看;瞻之,是察看自己,也是自称代词,非瞻望孔子。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句话有三点具体的意思:其一,老师育人的态度、方法,主要是有步骤地耐心诱

导,而非简单灌输;其二,老师教学的内容,包括知识层面的文和做人准则的礼;其三,再说个人内心感受,放松、偷懒的念头一起很快又被自己否定,只得继续努力。这第三点是全句的落脚点,是重点所在,读者朋友务必清楚。循循然,有次序、有步骤的样子。博,名词作动词,可解作丰富。约,约束,节制。博我,约我,均是古汉语使动用法,义为“使我博”“使我约”。罢,停止;颜渊所指的是短暂停顿,即放松,或说偷懒。

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深得孔学真传。他说老师对他博文约礼,但那只是起点和基础,刚刚入门。颜渊的可贵在于他追求文、礼在自己生命中的融化与升华,或说追求精神世界的不断跨越,即追求由知识到智慧的质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以老师的品格为楷模和标杆,深入探索老师的内心世界。他的心与老师相通,但他始终感觉自己达不到老师的高度与深刻,而老师的高与深又难以具体言说。颜渊的感受异常真实、贴切,十分感人,非细加揣摩难以体会。

借用现代学者的话,可以说孔子具备“天地道德”(庞朴《三重道德》),处于“天地境界”(冯友兰《新原人》)。故孔子之“气象”有超然难测的一面。子路一类的弟子大概未能深切感知,而颜渊已经融入其中了。颜渊所说并非全出于谦虚,而是内心修养过程的真实坦露。他虽未达顶点,但不远矣。

(本栏暂告段落,感谢读者数年来的关注。)

白子超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渊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学习现状,以及继续前进所面临的问题,实际是内心的某种困惑。“如有所立卓尔”难解。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孔子之道及孔子人格之“气象”高高矗立,愚以为不正确,否则何谓“如有”?颜渊仍是在说自己。他已经用尽全力,大约树立了卓尔不凡的道德学问愿景,虽然想照着这个目标前进,却又不知该怎么走。如此解说,句通意顺。既,副词,已经。竭,竭尽。才,能力。如有,不定之辞,若有,似乎有,本文译作“大约”;这是颜渊谦虚用语。卓尔,超然高绝,非同一般。末,无,没有。由,途径,办法。

全文用现代汉语复述如下:颜

子曰篇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此章是全书难读的章节之一。所谓难读,一是语言过于简练,一些句子的确指难以断定,古今学者均有不同理解;二是颜渊话语中的意蕴难以把握。以下愚见是个人学习所得,供读者朋友参考。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颜渊对孔子之道或说孔子学问、思想的总体感受和认识。弥高,弥坚,主观的体会成为外在的评价,意指孔子的学问、思想越学越深,不可穷尽,难以企及。仰,仰视,抬头看。钻,钻研,深究。弥,副词,益,更加,表示程度加深。坚,刚,不可穿透。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仍是颜渊的个人感受。不过,感受的是自己的位置飘浮不定,实际指自己的学习进度无法一言以概之。检查自己的学习进程,往好了说已经跟老师接近了,可是又常常忽然觉得落下很远。这种微妙心理,佐证了前言

之高、坚,亦说明深入学习之艰难。很多学者说“在前”是孔子在前,恐不妥。瞻,往前察看;瞻之,是察看自己,也是自称代词,非瞻望孔子。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句话有三点具体的意思:其一,老师育人的态度、方法,主要是有步骤地耐心诱

导,而非简单灌输;其二,老师教学的内容,包括知识层面的文和做人准则的礼;其三,再说个人内心感受,放松、偷懒的念头一起很快又被自己否定,只得继续努力。这第三点是全句的落脚点,是重点所在,读者朋友务必清楚。循循然,有次序、有步骤的样子。博,名词作动词,可解作丰富。约,约束,节制。博我,约我,均是古汉语使动用法,义为“使我博”“使我约”。罢,停止;颜渊所指的是短暂停顿,即放松,或说偷懒。

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深得孔学真传。他说老师对他博文约礼,但那只是起点和基础,刚刚入门。颜渊的可贵在于他追求文、礼在自己生命中的融化与升华,或说追求精神世界的不断跨越,即追求由知识到智慧的质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以老师的品格为楷模和标杆,深入探索老师的内心世界。他的心与老师相通,但他始终感觉自己达不到老师的高度与深刻,而老师的高与深又难以具体言说。颜渊的感受异常真实、贴切,十分感人,非细加揣摩难以体会。

借用现代学者的话,可以说孔子具备“天地道德”(庞朴《三重道德》),处于“天地境界”(冯友兰《新原人》)。故孔子之“气象”有超然难测的一面。子路一类的弟子大概未能深切感知,而颜渊已经融入其中了。颜渊所说并非全出于谦虚,而是内心修养过程的真实坦露。他虽未达顶点,但不远矣。

(本栏暂告段落,感谢读者数年来的关注。)

白子超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渊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学习现状,以及继续前进所面临的问题,实际是内心的某种困惑。“如有所立卓尔”难解。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孔子之道及孔子人格之“气象”高高矗立,愚以为不正确,否则何谓“如有”?颜渊仍是在说自己。他已经用尽全力,大约树立了卓尔不凡的道德学问愿景,虽然想照着这个目标前进,却又不知该怎么走。如此解说,句通意顺。既,副词,已经。竭,竭尽。才,能力。如有,不定之辞,若有,似乎有,本文译作“大约”;这是颜渊谦虚用语。卓尔,超然高绝,非同一般。末,无,没有。由,途径,办法。

全文用现代汉语复述如下:颜

子曰篇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此章是全书难读的章节之一。所谓难读,一是语言过于简练,一些句子的确指难以断定,古今学者均有不同理解;二是颜渊话语中的意蕴难以把握。以下愚见是个人学习所得,供读者朋友参考。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颜渊对孔子之道或说孔子学问、思想的总体感受和认识。弥高,弥坚,主观的体会成为外在的评价,意指孔子的学问、思想越学越深,不可穷尽,难以企及。仰,仰视,抬头看。钻,钻研,深究。弥,副词,益,更加,表示程度加深。坚,刚,不可穿透。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仍是颜渊的个人感受。不过,感受的是自己的位置飘浮不定,实际指自己的学习进度无法一言以概之。检查自己的学习进程,往好了说已经跟老师接近了,可是又常常忽然觉得落下很远。这种微妙心理,佐证了前言

之高、坚,亦说明深入学习之艰难。很多学者说“在前”是孔子在前,恐不妥。瞻,往前察看;瞻之,是察看自己,也是自称代词,非瞻望孔子。

富力强,风度翩翩,一头自然下垂翻卷的长发,激情洋溢、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掌控着乐队与合唱队一步步到达凯旋与天堂的辉煌之境,也将听众的情绪导向高潮。

那时的陈燮阳已是名闻遐迩的指挥家,除了领导上海交响乐团,还兼任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据说李德伦先生差一点就把他从上海“抢”走了。而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我,少不更事,对他只有远远崇拜的份儿。真正与他有近距离的了解,是在加入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参与编辑面向乐迷的《爱乐报》之后。

1990年春节前,我去北京出差。我异想天开,想趁赴京的机会去采访一下指挥界的几位大师,于是自说自话跑到上交的团长

富力强,风度翩翩,一头自然下垂翻卷的长发,激情洋溢、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掌控着乐队与合唱队一步步到达凯旋与天堂的辉煌之境,也将听众的情绪导向高潮。

富力强,风度翩翩,一头自然下垂翻卷的长发,激情洋溢、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掌控着乐队与合唱队一步步到达凯旋与天堂的辉煌之境,也将听众的情绪导向高潮。

那时的陈燮阳已是名闻遐迩的指挥家,除了领导上海交响乐团,还兼任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据说李德伦先生差一点就把他从上海“抢”走了。而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我,少不更事,对他只有远远崇拜的份儿。真正与他有近距离的了解,是在加入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参与编辑面向乐迷的《爱乐报》之后。

1990年春节前,我去北京出差。我异想天开,想趁赴京的机会去采访一下指挥界的几位大师,于是自说自话跑到上交的团长

富力强,风度翩翩,一头自然下垂翻卷的长发,激情洋溢、潇洒自如的指挥语言,掌控着乐队与合唱队一步步到达凯旋与天堂的辉煌之境,也将听众的情绪导向高潮。

那时的陈燮阳已是名闻遐迩的指挥家,除了领导上海交响乐团,还兼任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据说李德伦先生差一点就把他从上海“抢”走了。而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我,少不更事,对他只有远远崇拜的份儿。真正与他有近距离的了解,是在加入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参与编辑面向乐迷的《爱乐报》之后。

1990年春节前,我去北京出差。我异想天开,想趁赴京的机会去采访一下指挥界的几位大师,于是